

我服务过12年的前老板，5年前卖掉公司杳无音信，上月忽从印尼发来讯息，叫我们一位前总监为他寻找市场渠道卖燕窝。看到他的燕窝PPT，我们好好笑话了一顿，笑了就算了，人生几度秋凉。

这位前老板在从前若干年里是我的职场导师，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，得过去些益处。后来流行谈感恩，他时时流露出造就了一代人的姿态，可能他没看过《笑傲江湖》，任盈盈对令狐冲说，以你性情资质，就是流落江湖当个小要饭的也不会饿死。我年轻时性情资质也不差，一心想做广告就去前老板的公司应聘，交案子加面试后，前老板问：“你怎么不问我给你多少钱呢？”我答：“我也不知道我值多少钱。”这个回答奠定了我在前老板心目中视利益如粪土的清纯人设，使我在后来的竞争中保持独特“优势”。我们坚持不谈钱，发薪或加薪，都像恩赐，加班没有加班费，是上升期的自觉，升职不拿业务提成，是理所当然的奉献。前老板还常与我商议人事：“公司啊，是会公平对待每个人的，但是，谁主动跟公司要钱，我们就偏不给他钱。”

这么十几年下来，传播拧巴的企业文化直至散伙。散伙后我们爱笑话前老板也是理所当然——不能正面表达的欲求，会转化成变形的情绪。

后来短暂经历的另一位老板，为人地道，年会上用麻袋发奖金(后被集团制止)，过节给足福利，下班催人快走。他可比前老板会赚钱，跟他的手段一对照，在前老板那里学来的公关原来都是雕虫小技——给会拉小提琴的客户开个人演奏会，海报节目单礼服伴奏葡萄酒一应俱全，主持词让充当观众的家属泪如雨下；给中年得女的客户拍满月相册，牛刀杀鸡，由某摄影学会会长掌镜；给住院的官媒老总送饭，米其林也买不到的家常饭；给过生日的投资者放烟火，大明湖畔的烟火……想要钱，偏不说，投掷人情，计较得失——都是自作聪明。

自作聪明的后果就是总觉得吃亏——便宜没占够。因为人情，包括虚情假意，难以核算，不免变成心理的纠缠，这是一种损耗，无益于实现任何目标。而地道老板不用那些，是因为在金钱更广阔的流域，造作的小恩小惠分分钟被淹没，利益互动凭借的是对等的资源、清楚的需求和对规则的共同领悟。若到更高处，钱又不算什么了……我学着谈钱，还需要练习。要过上坦然而有所收益的生活并不容易。

我现在没有很多钱，因为擦除某些无形的置换，诸事都要现金交易，花费不啻。但我宁可如此，因为人际关系的困扰很少，这是谈钱的一大好处。

投稿邮箱：  
qlwbcbsbj@163.com

## 【人间秀场】

# 来，答个题

□辛然

去年还在流行付费提问，今年答题赚钱就火起来了。其实也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情，早在两年前，见过朋友在一个微信群中答题。群主出几道题，并给最先答出全部正确答案的人发红包。包额不过三五块，但人气火爆，凡是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的人都要来碰碰运气。那时，“流量”这个概念还没火，但很明显，有些人就四两拨千斤地做到了。

很多事都是早做成本低。现在，都知道流量就是现金流，比如，能让某些演艺人士一赚上千万的不是他们的能力，而是他们的粉丝数量。这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规矩。有朋友算了笔账：如今这些百万大奖的答题游戏，等于招来一个用户才花两块五，简直不能再合适了。况且，答题的用户多少可以算是“优质”：有一定知识，可能有不错的职业，以及广泛的交际，可实现更好的宣传……当然，这是理想状态。美好愿景总会带来为数不少的规则破坏者。前几天就有新闻介绍了一位大妈，用一个手机参与答题，另一个手机语音找答案，竟然也可以赚几万元钱。即便如此，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：这类人算典型广告，告诉大家“大妈”这样的群体都可以如此迅速地赚钱；同时，这种作弊方法也没什么好遮掩的，用的人多了，平添的也只是用户间的竞争力，商家还是可以赚吆喝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发现还有这等好事并参与进来，答题招粉的成本就增加了。不过，答题是个红利期很长的渠道，毕竟精巧的题目设计，会让所有使用智能机的人，觉得自己有机会。实在进行不下

## 【饮食男女】

# 一个人的鸡公煲

□雪樱

对一个不怎么吃辣的人来说，吃鸡公煲绝对是件冒险的事情。那天加班加点赶稿子，一口气从中午写到深夜，七八个小时，满脑子超负荷运转，肚子亦饥肠辘辘。“都这个点了，吃点什么好呢？”我打开外卖APP，好多店家已经打烊。这时候，好友头条滚动播放，我第一次发现，从这里能够看到朋友圈好友在附近的点餐痕迹。当看到猪猪的头像时，我赶快滑屏点开，“这家伙一天叫好几次外卖，每次都点那么多，还是那么能吃！”我默默说道，满脸坏笑。

猪猪是我的老同学，当年班上的“花痴”，倒头来却一个也没有追到手。毕业后，他如愿以偿进了铁路部门工作，属于“铁二代”，没有过高的追求，小日子过得比较滋润。看了他的点餐，我当仁不让叫了份鸡公煲，麻辣，然后又选了金针菇、大白菜、甜不辣。等饭的空当，又翻看了几位好友的外卖评价，不禁喷笑。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觉察的另一面，没想到在点餐这件事上就这么暴露了。想想，每个星期至少有4亿份外卖飞奔在中国的大街小巷，外卖已经不可逆转地重塑我们的生活。而互联网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社交场，谁也无法逃离关系网的链接，在链接中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运转，走向平衡。

当我饿得狼吞虎咽，大口吃着米饭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挑战成功了。虽然这份餐量太大，不太适合我这种“小而美”的胃口，但是，一个人吃，总会多吃点。满嘴里起火的感觉，辣出了新境界，眼泪都跟着出来了。我拨过去电话，问店家老板，老板好像也正在吃饭，说起话来呜哩哇啦的，“麻辣相当于中辣，比微辣还要辣，下次你就知道了。”他哈哈一笑。挂断电话，望着一闪一闪的屏幕，我静静地吃着，没有任何打扰，沉浸在“小我”的满足中。

而后，翻看朋友圈，再再说，她最爱吃鸡公煲，一个人吃，吃得浑身热辣辣的，微

去了，还可以细分市场。

从用户角度，早期红利也是有的。比如答题初期，参与的人少，就有人拿下百万大奖。不过，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可能你好不容易答对了一道题，却要跟一百个同样答对的人分钱，战斗一晚就赚个五六块。

对普通大众来说，答题就像一个“黑天鹅”事件：竟有这么一种考试，问我擅长的美剧、流行的歌曲以及网络语言中的梗，还能给我钱！我们一度嘲笑过浅尝辄止的“知道分子”，而今又成为碎片化知识的践行者，如同在专业和无术中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。所有碎片终于化作一个个的题目，一会儿是常识，一会儿是流行，一会儿是文学，一会儿是娱乐……答题就像我们当今生活的写照，零碎、散漫，知识点似乎记住了，又似乎没记住；就像在进行一场场的自我证明：碎片化也是有用的，哪怕是娱乐化——你看，这个能答出世界上最小火山是哪里的人，却不知道赵又廷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没有扮演过哪个角色……

所以，如果问谁发明的答题这一商业模式？答案是每日浸泡在无用信息中的我们。今后，可能有更多社会级现象出现。其中，能套用在大部分人身上的，就是成功的模式。为什么有人会给“喊麦”打call，为什么尬舞成为一种职业，为什么有人会倾其所有给直播主持送“玛莎拉蒂”……群体之间可能相互不理解，但几乎都会处在某种商业模式中。其实也不能认为哪些商人在靠我们赚钱，因为根本说不清我们之间，谁更想遇见谁。

微发汗，特别自在。她在一家外资企业做接待工作，她很厌恶那些饭局，除非是必须到场、领导点名的，其余的能逃则逃。即便是同事过生日聚餐，她也没有多少兴趣。前段时间，总部的领导下来视察新上的项目，冉冉负责全程接待。临走前那天晚上，她去作陪，也是酬谢。整个饭局，别人敬酒，一杯一杯，喝得红光满面，她以水代酒，一杯一杯，也是满面红光，无所适从，喝得肚子胀得难受，像开了锅，最终她一口菜也没有吃。深夜，叫车回家，她给自己叫了份披萨，抱着大屏边看电影边吃，十分惬意。

以前，我会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丢人的事情，会被随手贴上“人缘差”、“不合群”、“心理有毛病”等标签；但是，当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抑或是说伴随年龄的递增，我彻悟，一个人吃饭，也很好。就像影视剧《孤独的美食家》中，主人公五郎每次干掉四五道菜，且胃口超级好。他告诫人们，哪怕一个人也得好好享受美食，吃是一种哲学和信仰。暂时抛开社交场的投射，远离他人情感的牵扯，一个人独处，享受一人高光时刻，这本身也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。

孤独是生命的属性，总要学会一个人生活。一个人吃小龙虾，一个人吃泰国菜，一个人吃水煮肉片……一个人的世界，可以变得无限可能，又五彩斑斓。我常常想起女友大波，有段时间她特别沮丧，辞了工作，也失去了爱情，偶然灵光一闪她玩起了直播，因为有导游专业打底子，她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找到网友的兴趣点或口味，私下时间就是搜罗美食、采购道具，不仅大赚了一把，还遇见了“伯乐”，而后走上了创业道路。她说，现在再也回不到之前那样一个人直播吃饭的时光了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一个人吃饭太奢侈了。牢记伍尔夫的话吧，“人如果吃不好，就不能好好思考，好好爱，好好休息。”

## 【城市月光】

# 假面

□李茹

终于大学毕业，猫小白找到一份普通公司的普通文员工作。初入社会，诸般事宜需要学习，整天“好好好，是是是”，忙得似陀螺般。幸亏年轻，似打不死的小强，睡一晚，第二天又精神奕奕去上班。公司大办公室里人人一个小格子间，各自埋头忙碌，但面上都是微微带笑，猫小白觉得心情稍好。

为着工作方便，猫小白决定在公司附近租一间房子，初入社会，囊中羞涩，只得寻人合租。合租人是一个大地三四岁的姐姐，姓方，猫小白尊称她一声“方姐”，方姐人靓脾气好，看房过程中一直微微笑。猫小白当即决定租住这里，晚上便搬了行李进来。

日子稍长，即便猫小白和方姐忙得一天打不上几个照面，也渐渐熟稔起来。一日，猫小白忙够一整天，交了任务回到小屋，看到镜中的自己妆已半残，不忍直视，不由有些丧气。这时，房门一响，方姐回来了，猫小白不由得“哇”一声叫出来，同样是忙了一天，方姐依旧是妆容服帖似新画了一般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标准八颗牙笑容。猫小白惊诧得不能自己，上前拉着方姐细细打量，竟找不出一丝一毫瑕疵。

晚上，小阳台，猫小白拉着方姐一人一罐啤酒在手，“方姐，收下我的膝盖，你真真我心目中女神是也。”这般闲适私人情境下，方姐依然妆容完美，笑容宛然。“小白，你我一样的。”“怎得一样，你看，我才工作几个月，似老了好几年，方姐，教我。”方姐却只是笑，眼中似露些许沧桑。

第二天，猫小白起床稍晚，忙忙赶到公司，电梯也等不及，穿着6寸高跟鞋爬楼梯，刚刚转到公司那一层，就听得楼梯间有人讲电话，声音有些哭音。为着礼貌，猫小白停下脚步。讲电话声愈来愈响，像是在与人争辩：“大宝期末考试，小支气管住院，我这里一大摊子事务，你今日能不能回家看看？”听出是隔壁唐姐，猫小白不由尴尬，竟不小心介入别人隐私。声音渐消，猫小白探头出去，却见唐姐用双手捂住面孔，靠在墙上不动，稍后，挺直腰背，转回办公室。猫小白急急在最后一分钟赶入办公室，唐姐抬头笑着和她打招呼：“果然属猫，睡懒觉了？”面上妆容精致如常，竟还做一鬼脸，不见刚刚气急败坏一分一毫。猫小白心中起疑，一整天分神关注唐姐。只见唐姐面带微笑，照常忙碌，不露一丝破绽。猫小白简直要怀疑自己早上撞鬼。

回到家里，猫小白发现门外一个大纸箱，上面写着方姐名字。纸箱里不知装些什么东东，颇有些分量，猫小白费尽力气把纸箱拖进门，放在鞋柜旁边。待得方姐回来，猫小白从房间探出头：“方姐，那个纸箱不知是谁给你的，就放在门口，我替你拿进来了。”许久不见方姐回话，猫小白奇怪地走过去，只见方姐蹲在纸箱前，不作一声。“方姐？”方姐抬起头，眼中不间断流下泪来，诡异的是面上仍然眉目如画，嘴角上翘微微笑着。猫小白一惊之下，连退几步，“方一姐？”方姐站起身，“你不是羡慕我日日开心，笑颜如花？”猫小白更觉害怕，方姐转头扑进卧室，“小白，帮我个忙，把这些东西扔到垃圾箱吧。”

猫小白扔完东西，还是不敢马上回屋，在楼下便利店消磨良久，觉得方姐大概是睡了，偷偷挨进房门，却赫然见方姐在小客厅沙发上坐着，妆容完美，笑意盈盈。“方姐。”猫小白期期艾艾地喊，“小白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”见着猫小白害怕，方姐叹口气：“你别怕，失态而已，要不得命。”猫小白听着她凄楚的声音，竟不敢看她的脸。“你不是让我教你？没有别的原因，不过是一张假面。”方姐手慢慢抚上面孔，“社会上行走，谁管你遇到什么难事，谁耐烦看你焦虑忧愁，哭丧脸孔，谁都愿对着一张如花笑脸。时间久了，所有情绪皆烂在肚子里，人人练就一张假面。小白，你别急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也会有的。”